

纳粹集中营里的女画家传奇

二战期间，在纳粹设在捷克的著名集中居住区特莱西恩施塔特，一个同是囚徒的女艺术家，曾冒着风险教孩子们画画。他们不画集中营地监狱般的生活，而是画花、风景，女画家希望让孩子们被毁灭的心灵能得到恢复。

虽然这位女画家有着一流的美术才华，却默默坚守着她的工作和人生，在她死去六十年之后，才在世界各地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她的名字是：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

在艺术摇篮里走向成熟

1898年7月30日，她生命的开端是在奥地利的维也纳。母亲早逝，在文具店工作的父亲将她一手带大。

1915年，17岁的弗利德成为Franz Cizek的学生。Cizek所注重的艺术教育改革，是要发展未经雕琢修饰的艺术。来到课堂上，他常常对弗利德和她的同学们这样直称，“今天，让我看一看你们的灵魂！”Cizek的艺术教学改革，给了弗利德巨大的影响。

战争正在进行，时局也在变化，昔日的天堂维也纳，开始挤满了潮水般涌来的战争难民。基本的食品开始短缺。很难想象，就在这艰难时期，瑞士画家约翰内斯·伊腾，在维也纳开设了艺术学校。师从伊腾的一个意外收获，是21岁的弗利德被带进了赫赫有名的包豪斯。

包豪斯是开创现代建筑的四位大师之一格鲁皮乌斯在德国魏玛创办的。那是1919年，战争刚刚结束。学校开办不久，伊腾就收到格鲁皮乌斯的邀请，带着几个自己最得意的学生，一起加入。他还是当教师，

带去的学生就成了包豪斯的学生，在他们中间，就有弗利德。

弗利德在包豪斯如鱼得水。就在这一段时间里，她也以痛苦的方式，完成了从女孩向女人的转变。她和一个学建筑的大学生，双双堕入爱河。那就是和她一起去包豪斯的弗朗兹·辛格。

但是，他们的爱情并不顺利。弗朗兹后来爱上一个名叫艾咪的女歌手，不久之后两人就结婚了。

此后在人们的印象中，弗利德没有太多变化，还是那个风趣、富于热情、不停地冒出新想法的女孩。可是，在这样的外表之下，躲藏着另一个弗利德：她变得过度敏感、忧郁、孤独。

婚后的弗朗兹和妻子有了一个孩子之后，他却又回到弗利德身边，成为她的爱人。对弗利德来说，如今回来的，还是她深深爱着的同一个人，却已经是别人的丈夫。她无力推开弗朗兹，无力理清自己，更无力摆脱这样的困境。

1923年，他们已经离开包豪斯，开始自己的事业。几经周折，他们从德国回到奥地利，在维也纳建立了“辛格—迪克工作室”，工作室的事业十分兴旺。可是两人之间复杂的私人关系，却令弗利德越来越困惑。正如，她一直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但她几次怀孕，最后却都顺着弗朗兹的意思去堕胎了。

这样的状况维持了差不多有七八年。而弗利德终于在多年挣扎之后，选择了主动离开。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弗利德受维也纳市政府的邀请，得到一份向幼儿教师们教授艺术课程的工作。对弗利德来说，创作的成功，并非是她寻求的艺术生涯的全部，这是她内心真正企盼多年的机会。也许，这就是她接受的早年教育中，大师们留下的痕迹。

在危险逼近中思考

可是，这样平静愉悦的教学生涯并不长久。

20世纪30年代初的奥地利，右翼势力已经很强。希特勒一上台，包豪斯立即被封闭了。天性自由的弗利德无法容忍对艺术自由的扼杀，也无法容忍纳粹对犹太人的敌意。36岁的她孤身一人，在奥地利纳粹得势的时候，试图加入反法西斯的行列，因而走向左翼，参加了奥地利共产党。

在弗利德的朋友圈子里，人们每天都在这样的选择中挣扎：是留在那里与法西斯斗争，还是逃离奥地利？对当时的弗利德来说，逃离是羞耻的。弗利德帮助朋友们在画室藏匿了一些私人文件，可是有一天，她的工作室遭到搜查，搜出了一些假护照。她马上被逮捕了。在令人几乎盲目的强光下，她在审讯中保持沉默。最后，法庭没有给她定罪，她被立即释放。

一出监狱，她随即离开维也纳，前往布拉格。在绘画的同时，她热忱地投入了对难民儿童的艺术教育。她已经不能放弃在维也纳开始的艺术教学实验，那是她的专业。同时，她和维也纳设计领域的朋友们联系上，又开始新的合作，不仅设计纺织品，还参与公寓翻新的建筑设计。她和住在维也纳的父亲也联系上了，因此得知，自己的姨妈和她最小的儿子巴维尔·布朗德斯一起住在布拉格。这时的弗利德，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需要亲情的抚慰。这个偶然的相会，为她的生命带来了一个新阶段，她和巴维尔相爱了。

1936年4月29日，38岁的弗利德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但是，她已经无法得到自己长久梦想的孩子。她婚后有过一次怀孕，但是流产了。她失去了最后一次做母亲的机会。

1938年9月，德国和英国、法国、意大利一起签订的“慕尼黑协定”，致使希特勒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局部领土。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国家。纳粹在欧洲开始公开迫害犹太人。

朋友们都关心着既是犹太人又是知名艺术家的弗利德，告诉她必须尽早离开。可是，人们发现，所有这一切坏消息对弗利德几乎没有影响。她仍然在忙着她的绘画和儿童艺术教育。她走的原因只有一个：逃亡对她的丈夫巴维尔已经太晚，他不可能再取得护照了。

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东西

从1938年到1942年，弗利德和丈夫巴维尔一直躲避在乡间。他们来到罗诺夫。那是巴维尔出生的小镇，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弗利德写道：“这里是如此祥和，哪怕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坚信，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随着德军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逐步占领，情况在恶化。他们的生存除了依靠勇气和希望，还依靠一些非犹太居民的帮助。

希特勒决心大规模扫除犹太人。1942年春天，巴维尔的母亲和大哥大嫂，被驱离遣送，后来很快死在不同的集中营。

1942年的深秋，他们自己被遣送的通知，终于到了。弗利德异常平静，当地的小店主回忆说，弗利德走进她的商店说：“希特勒邀请我去赴会呢，您有什么保暖的衣服吗？”小店主给了她一件灰色的外套，

又暖和又结实，怎么都不肯收钱。弗利德最后送了她一张画。

1942年12月17日，巴维尔和弗利德抵达纳粹建立的犹太人集中居住区：特莱西恩施塔特，成为囚徒。弗利德的编号是548，巴维尔是549。同时抵达的共有650名犹太人，在二战结束的时候，他们中间只有12人幸存。

特莱西恩施塔特原名特莱津，是18世纪的一个城堡，后来成为六千人口的一个小镇。1942年，纳粹把全部居民强行迁出，命令迁入犹太人，建立了旨在“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集中居住区。这里其实是个中转站，有14万犹太人通过这里被转送其他集中营，其中多数被送往著名的奥斯威辛集中营。

在集中居住区，男人、女人和孩子是分别集体居住的。在这里住过15000名儿童，类似学校的教育课程是被禁止的。可是，弗利德和一些艺术家、学者，以文化休闲活动的名义，开始对孩子们进行正规教育。

弗利德爱孩子，也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切入心理学，因此，面对这些被囚禁的、失去父母的孩子，她是最恰当的一个教师。她知道怎样把他们从悲伤的死胡同里引出来。她引导孩子们的心灵走出集中营，让他们闭上眼睛，想象过去和平宁静的生活，想象看到过的美丽风景，让自己的幻想飞翔。她带着他们来到房子顶楼的窗口，让他们体验蓝天和远处的山脉，画下大自然的呼吸。

弗利德的遗产

1944年9月，巴维尔和其他5000名男囚徒，一起接到了将在28日被遣送的通知。弗利德立即扔下一切，来到决定名单的委员会，要求与丈夫同行。四年前，她拿着护照却拒绝离开危险的捷克斯洛伐

克，今天她明知前面是死亡的威胁，却义无反顾地要求前去。

弗利德被拒绝之后，再次坚决地要求把自己补进下一批的遣送名单。朋友们都劝她留下，她也有充足的高尚理由留下——孩子们和工作需要她。可是，对弗利德来说，思维的逻辑是那么自然。这样的逻辑，和她全部的思维存在，是合为一体的；她爱自己的丈夫，她要和巴维尔在一起。

她的要求被批准了。在离开前，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和宿舍的管理员韦利·格罗格一起，小心地包好所有孩子们的画作。抬上阁楼，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巴维尔离开一个多月后，1550名囚徒，都是妇女和儿童，被装上运牲畜的闷罐车送走，日夜兼程，两天以后的中午，他们到达奥斯威辛。第二天一早，也就是1944年10月9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送入毒气室谋杀。其中，就有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8月底的一天，幸存下来的韦利·格罗格，提着一个巨大的手提箱，来到了布拉格的犹太人社区中心。箱子里是将近4500张弗利德的孩子们的绘画。那些画作的主人，绝大多数已经被谋杀在纳粹的毒气室里。15000名曾经生活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孩子，只有一百多名存活下来。

人们一直熟诵着那句名言：在奥斯威辛以后，写诗是残酷的。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无法理解和接受：在集中营之中，绘画依然美丽。这些被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犹太儿童的图画，曾被久久冷落，没有人懂得弗利德，也没有人懂得这些儿童画的价值。韦利·格罗格说：“随着时间的流淌，他们懂了。”

林达/文 摘自《成功》

母亲用一只眼睛焕发“火锅姑娘”新生

她，曾经开了重庆市第一家个体火锅店，是20年前响当当的“火锅姑娘”，在事业的巅峰时期，她却误入人生歧途，一头栽进毒品的罪恶渊薮，吸光了百万家产，吸坏了健康的身体，被投进监狱强制劳教。如今，她又开始以巧妙的智慧和决绝的勇气重新创业，演绎着一个坚强者和勇敢者的故事。

抓住百万钱财却抓不住丈夫
李永萍是重庆市南岸区南坪镇人。1981年，李永萍高中毕业后，在家附近的涵洞边搭起一个棚子，摆上两张桌子，创办了重庆市第一家个体火锅店，没想到，生意出奇的好！半个月后，她又增加了两张桌子，四张桌子仍然坐不下。客人们不得不提前三天预订座位。到第二年，李永萍的火锅店已誉满山城，她在繁华地段租下店面，大张旗鼓地干起来。

李永萍人长得漂亮，生意做得好，服务热情，人们送给她“火锅姑娘”的外号。1982年，重庆市个体劳动者协会成立，李永萍当选为协会副主任。在“万元户”还是稀罕物的时候，李永萍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积累了百万财富！

1983年，李永萍被选为重庆市青联委员，出席了“全国发展集体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表彰大会”。不久，她

又作为全国仅有的5名个体户代表，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1985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祖国新貌》，李永萍的事迹又被拍摄成专题纪录片，著名主持人赵忠祥就担任纪录片的主持和解说。

1986年春节晚会，作曲家谷建芬受李永萍精神的感染，专门为她创作了一首歌曲《火锅姑娘》：“山城妹子脾气犟，店子一开火气旺，鱼翅海参她不做，专门供应麻辣烫。火锅姑娘，火锅姑娘，重庆的火锅满城香，满城香……”节目以歌舞的形式在晚会中推出，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下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认识了这位美丽、泼辣的“火锅姑娘”。

然而，生活中另一种危机正向李永萍走来。抓住了百万财富的李永萍，却抓不住一个男人的心。1992年，丈夫提出离婚，李永萍同意了。平时下班后从不到娱乐场所的李永萍，开始把自己放逐到灯红酒绿的夜生活中，她出入酒吧、歌厅，寻找着短暂的快乐。就在这时，她结识了一位帅气的男友。

结交两个月后，李永萍到男友的住处去找他。推开门，一股奇异的烟味刺入她的鼻子。只见屋子里男男女女躺在沙发上，都用打火机点燃锡纸，吸一种奇怪的烟雾。李永萍问他们在干什么，男友说在吸白粉，他还说：“有钱的人才吸得起哩！别小看这一包白粉，它会令人飘飘欲仙，叫人把所有的痛苦和烦恼都忘掉。”

李永萍对白粉产生了好

奇。在男友的怂恿下，她也开始吸食毒品。像所有吸毒者一样，李永萍很快就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她的钱源源不断地换来一包又一包的白粉，她的生意却一天天地垮下去。

母亲用一只眼换来她的新生

2002年，李永萍吸食毒品后，身体出现异常反应，男友急忙把她送到重庆市中医院治疗。由于身体极度虚弱，她深度昏迷，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李永萍的母亲和姐姐日夜守护在她身边，声声呼唤她醒来。年逾六旬的母亲天天痛哭，最终哭瞎了一只眼睛。也许是母爱感动了上天，昏迷一个月后，李永萍慢慢醒过来了。

苏醒后的李永萍决定主动到公安局投案，要求强制戒毒！如果这次还脱不了毒，她还不如去死。2002年11月20日，李永萍被南岸区公安分局逮捕，后被判处劳教两年。

2004年11月15日，是李永萍解除劳教、重获新生的日子。凌晨4点，母亲和姐姐就来到监狱门外等候。看到李永萍一身新装，快步走出监狱大门，妈妈一下子扑上去，抱住女儿放声痛哭。表哥开车把李永萍接到了成都，希望她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彻底忘掉毒魔，重新建立生活的信心。

一年后，李永萍感觉已从心理上彻底戒毒，她回到了重庆。在母亲为她安排的与世隔绝的小屋里，李永萍独自体味着生活的孤独与无奈，母亲撕毁了她以前的通讯录，限制她

外出的时间，表示就是把她养起来，也不准她再滑入毒品的深渊了。

一天，李永萍在家里憋得实在难受，趁母亲外出时，偷偷溜出家里，到农贸市场去逛一逛。尽管她戴着墨镜，低着头，一些老邻居还是认出了她。几位大妈的悄悄话，深深刺激着她。

“这不是李永萍吗？就是当年那个红遍重庆的‘火锅姑娘’啊！”

“听说她才从监狱出来！”

“她这辈子完了，沾上毒品就再也戒不了啦。好好一个人什么事不好干，去干那种事，造孽啊！”

李永萍急匆匆地回了家。她知道，如果再这样抛头露面，不知还会引来什么闲言碎语。

回到家里，她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了。想当年，她凭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走到了人生的巅峰，可为什么又跌下来了？她还能爬起来吗？难道真像别人说的那样，要靠亲人的帮助才能过完后半生？

倔强的性格和不服输的勇气又回到了李永萍的身体里，她在心里呐喊：“我要重新站起来，我要证明给别人看！”

第二天，李永萍郑重地向母亲提出，她要重新开一家火锅店，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只有开始工作，她才能彻底忘掉那不堪回首的过去。

李永萍的表哥开了一家配件公司，楼下正好有空闲门面，他决定先拿给李永萍试营业。

李永萍决定用“火锅姑娘”作为她新店的名称。“火锅

姑娘”记录了她的辉煌与沉沦，如果开诚布公地曝光自己的过去，大大方方地站在社会舆论的前沿，说不定反而会吸引顾客。有了顾客，那还愁没生意吗？李永萍决定用这种方式来宣传她的火锅店。

2006年6月21日，在“世界禁毒日”来临前夕，李永萍主动找到重庆一家媒体，讲述自己的经历，语重心长地呼吁人们远离毒祸。报纸出版后，李永萍的故事引起了强烈反响，“火锅姑娘”的名字又像春风一样吹拂人们的心田。

李永萍把开业的日期定在11月15日，这一天是她从劳教所出来的纪念日，也是她告别过去重获新生的纪念日。

火锅店店堂的布置也别具一格。她挂上了象征她荣耀的出席全国青联大会和全国妇代会的合影，却挂上了她吸毒时骨瘦如柴、醉生梦死的“留影”。在这种反差强烈的氛围里，李永萍利用自己起伏跌宕的人生，营造着独特的火锅文化。

2006年11月15日，是李永萍重新创业的日子，她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会有多少人来给她捧场呢？

“火锅姑娘”终于浴火重生

开业的时间到了，令李永萍意想不到的是，从上午10点开始，客人们就源源不断地奔她的店而来。他们中，有的人是李永萍原来火锅店的老顾客，有的人是李永萍父母和姐姐单位的朋友，然而更多的却是才知道她的人。他们结伴而

来，来见证一个火锅姑娘浴火重生的故事。

李永萍亲自给客人端菜，遇到熟悉的顾客，则热情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当天，李永萍40张桌子的厅堂挤得满满的。

一天，一位客人在与李永萍闲聊中问她：“你说，人们为什么喜欢到你的店里来吃火锅？”李永萍笑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客人说：“其实，你的火锅店有一种很浓的文化味道，单是‘火锅姑娘’的店名就含有丰富的意味，到你的店来，感受一下你起伏跌宕的命运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能品出一种人生况味，所以客人们会喜欢到你的店里来。我敢肯定，你的‘火锅姑娘’会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品牌。你要好好经营！”

李永萍饶有兴趣地听着，她觉得这位客人说得极是。她和公司副经理商量，决定走品牌推广的道路，大力发展加盟店，将“火锅姑娘”做大做强。

2007年5月，“火锅姑娘”的第一个加盟店在重庆铜梁县隆重开业。9月，第二个加盟店又在长沙落户。目前，广州和成都的加盟店正在谈判中。李永萍想在五年内，把“火锅姑娘”的加盟店开遍全国，实现第二次创业更辉煌的梦想。

2007年9月下旬，在重庆火锅协会第十一届理事会上，李永萍的“火锅姑娘”被吸收为理事单位，在随后召开的重庆市第九届个体劳动者协会代表大会上，李永萍又当选为协会副主任。那些曾经失落的荣誉又重新回到李永萍身上。沐洋